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八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張孝基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八

明 胡廣等 撰

䷱ 巽下離上

傳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

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一无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烹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眾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一无卦字）以示

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
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
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
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朱子曰鄭少梅
説易象亦有是
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兼山郭氏曰聖人名卦
必以道獨井鼎以器者道器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
可推道也○雙湖胡氏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頤
井鼎是也頤則象在卦先井鼎則制器必在卦後卦
伏羲所作凡天下之器寧有先於卦者乎鼎以形言
則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金反
體又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雞乾亥
豕犬坤牛兌羊離雉黿鼈之屬亦皆足充鼎之實而

成其致養之功矣○雲峯胡氏曰人所需者飲食飲食所需者鼎與井草茹毛而為火食包羲有取於鼎也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而伏羲畫井鼎之象則已取諸井鼎之器矣

鼎元吉亨

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

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内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雙湖胡氏曰卦辭元亨之占凡四大有蠱升鼎是也自元亨外无餘辭唯大有與鼎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為大亨鼎有天下之重器其占固宜與大有同矣又非蠱升所可同日語也若常人占得二卦隨其高下亦有元亨之義○雲峯胡氏曰大有與鼎卦名下直言元亨孔子以卦才言之文王之初意謂大有六五虛中在上而能有衆陽之大所以大亨鼎變生而熟化剛而柔水火不同處而能使相為用可以養人亨亦大矣

彖曰鼎象也

傳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内外高畢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

縉雲馮氏曰六十四卦皆象而鼎獨言象孔穎達曰鑄金為之而有法象也○鄱陽董氏曰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亨普庚反　飪入甚反

傳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開封耿氏曰巽乎水而上水者非井也井汲引之用也以木巽火者非鼎也鼎烹飪

之用也○中溪張氏曰鼎者所以制器而取象也以木巽火巽入也木入火然則可以成烹飪之用聖人制器豈自爲口體之奉而已享上帝尚質故止曰享養聖賢貴豐盛故曰大亨○節齋蔡氏曰亨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无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无過於聖賢○雲峯胡氏曰剥曰觀象也即畫是象此曰鼎象也又於畫中取器之象享帝養聖賢鼎之用莫大於此矣故極言之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上時掌反

傳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

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本義以卦象卦體卦變釋卦辭西溪李氏曰下巽上離離為目五為鼎耳故曰巽而耳目聰明○中溪張氏曰上體離也離為目而兼耳言之者蓋以六五為鼎耳而取也五以柔進而上行得上卦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能大善而亨通也○雲峯胡氏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雖與睽同然在鼎則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在睽則說而麗乎明與巽而耳目聰明者不同故

彼特曰小事吉此則元亨雖其時之不同亦其德之異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亨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

凡動為皆當安重也朱子曰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董溪王氏曰夫鼎之為器也其形端正其體鎮重其用日新故鼎之奠於此也而木上之火亦凝然於此而後烹飪之功見焉君子之觀此象也則亦正其位而已矣其位既正其命令遂於此而凝焉如木火之凝然於鼎也則造化之功亦於此見矣蓋木火相資以成造化有凝命之象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无用之器也君子之命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无用之器乎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

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平庵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於下以豊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己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火之光雖在木上而其命必藏於木木盡則火亾矣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東谷鄭氏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建安丘氏曰革者變也聖人於革凡四言改命而受革以鼎鼎象又以凝命言之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雲峯胡氏曰釋者皆以命為命令本義獨以為天命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

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出尺遂反又如字否音鄙

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

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

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或問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利朱子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得妾以其子得妾是无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臨川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之穢惡也當鼎之初未實牲體正當洗滌之時顛其趾以傾出其穢惡故趾雖顛而於出否則為利也○雙湖胡氏曰初位之剛六爻之柔以初得六得妾之象也爻不正故稱妾下巽伏震長子之象也主器有人无咎之道也○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有子則可重矣陰柔

在下於鼎為趾象於人則又為妾象鼎偶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又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有心以致之也○西溪李氏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六爻皆取鼎象故曰鼎象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傳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傳去過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本義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爲取新之意建安丘氏曰鼎而顛倒其趾似悖理矣然物忌顛覆惟鼎則以顛覆而除惡故亦未爲悖也○白雲郭氏曰從貴者否爲賤而潔新爲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傳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爲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

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以守就之矣所以吉也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

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進齋徐氏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謂二五為正應而密比初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雲峯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傳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

應乃是慎所之也雷氏曰慎所之者物各有量可中不可過不自知止猶往求之則至傾覆而喪所有矣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傳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己者謂初也初比己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本義有實而不慎一作謹其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行下孟反塞悉

則反

傳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一作謂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

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一无此二字謂不足之悔一本有不足之悔字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林氏栗曰上无正應而承乘皆剛故有行塞之象○兼山郭氏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革則行塞矣○進齋徐氏曰鼎離象皆文柔象謂六五亦以鼎實取象

三以陽剛之才而居巽之上其才足以有濟而於六五无相遇之道有革異之情故其行則不通於雉膏則不食猶人有才德而不為時用不得君之祿而食之也方雨虧悔終吉雨陰陽和合而成方雨且將雨也虧失也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上進之物方將和合而相得始雖有不足之悔而終獲相遇之吉也

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

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或問鼎耳革是如何朱子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耳无耳則移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息齋余氏曰鼎九三越五應上故為耳革而行塞然三五同功亦有相合之理故曰方雨虧悔○雲峯胡氏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為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為人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竝受其福者亦猶是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傳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進齋徐氏曰君臣以義合志也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則於義乖矣故曰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折之舌反餗送鹿反形一作刑渥一作劅音屋

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

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

節齋蔡氏曰足初也餗鼎實也下應乎初初趾方顛故有

折足之象足折則鼎覆而失其實矣○融堂錢氏曰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民心乖離我所賴以立者撥矣是鼎折足覆公餗也公餗不可只作飲食看傾敗天祿顛危宗社此正欺君罔上不實之明驗矣○建安丘氏曰鼎本以烹飪而致用今乃至於折足而覆餗則享上帝養聖賢之具皆廢矣宜其凶也四處大臣之位以剛居柔下復應柔力小不能任重且所用非人无以自輔卒至敗人天下國家之事而負君上之所託亦何異乎鼎之折足而覆餗也

本義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朱子曰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雲峯胡氏曰初顛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否舊穢餗取新者也其形渥諸家或以為其形赭汗或以為霑濡之象皆未足以見四之凶如本義則大臣居上任重而信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聞者惟矣○雙湖胡氏曰按邵氏聞見後錄云王弼注鼎其形渥凶以為霑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音屋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剭亦周禮剭誅云按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諒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修火禁邦若剭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形剭之剭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中溪張氏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也初利而四凶何也曰初在鼎下未有實之鼎也鼎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在鼎中已有實矣鼎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

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非毀而用廢矣折故凶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本義言失信也中溪張氏曰言其所信任之人果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鉉玄典反

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曰黄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黄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

本義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虚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

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朱子曰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卦到這裏无去處了○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厚齋馮氏曰黃坤土之中色離之五再索於坤而在上卦之中故其色黃又曰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為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為玉之粹各象其物宜而已○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切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豈六五視上九則為金鉉以上九自視則為玉鉉乎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為不可也王氏馮氏之說

亦足以發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雲峯胡氏曰金鉉本義存兩說切謂鉉在上可以舉鼎二剛在下可謂之金不可謂之鉉不若上之剛可謂之金鉉利貞五質陰柔故因占而為之戒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傳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傳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

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本義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縉雲馮氏曰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爻如舉鼎實以養人者全在於鉉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玉不變於火故為玉○誠齋楊氏曰鼎法象之器也初鼎之足二三四鼎之腹五鼎之耳上鼎之鉉承鼎在足實鼎有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之舉厥功成矣○西溪李氏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

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雲峯胡氏曰上九一陽横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金剛物自六五之柔而視上九之剛則以為金鉉玉具剛之體上九以剛居柔而又下得六五之柔則以為玉鉉鼎上爻與井皆以上出為功故彼之占元吉此之占則大吉无不利○雙湖胡氏曰易三象之卦上爻皆吉井有孚元吉鼎大吉无不利頤必利而後吉者豈在于人必致其戒如是夫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傳剛而温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為成功而鼎

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建安丘氏曰五與上之鉉一也而有金玉之別何歟蓋金一於剛玉則剛而能溫也蓋五以柔中而受上之剛故取金鉉而言上九爻剛而位柔剛柔有節故取玉鉉而言而象亦以剛柔節釋之也又曰鼎卦六爻合而觀之一鼎也初畫耦而虛在鼎之下為足二三四畫奇而實居鼎之中為腹五畫耦而虛在腹之上為耳上畫奇而實貫耳之上為鉉初為足故曰顛趾二三四為腹故曰有實曰雉膏曰公餗五為耳故曰黃耳上為鉉故曰玉鉉此豈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鉉即上

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无應乎五而有鼎耳革異之象益易道變通不窮義各有當也○雲峯胡氏曰鼎與井皆以上出為功初之顛趾悖道也因可出否以從貴未悖幸之之辭也二有實而不慎所之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戒之之辭也三不知有六五之君則為失義四下應初六之小人則為失信皆責之之辭唯五之中以為實上之剛柔節與之之辭也

☳☳ 震下震上

傳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

為相繼之義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震亨

傳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

致亨故震而有亨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於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藴結而不得出於是乎奮擊而為雷震之初動物咸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而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臨川吳氏曰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懼脩省亦能致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虩許逆反啞烏客反

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一作周旋顧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喪息浪反卦內並同

傳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一无而字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一作霆之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

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

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

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

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

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

所主之重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

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彖辭便

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問伊川言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唯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若出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否曰若誠敬至自是不驚驚則自是有闗斷○平庵項氏曰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極雷鳴所及之遠也○庸齋趙氏曰棘木為匕取赤心之義長三尺刊柄與末祭祀之先烹牢於鑊實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以匕出之升於俎上○縉雲馮氏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猶不失匕著之意臨祭祀而匕鬯之薦无失節也○中溪張氏曰一陽反於二陰之下故曰震來虩虩者恐懼顧慮之貌蓋震來則恐懼顧慮而恐懼之後則笑言啞啞而和適自若也雷聲之發可以震驚百里言祭祀之時誠心純一雖當震懼之來而不喪匕鬯此主敬而不失其所守者也○雲峯胡氏曰虩虩一陽方動而上為二陰所蔽之象啞啞陰破而上達之象震驚百里以震為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子主

器取象象有一句言一事者萃是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艮是也此首言震亨謂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來虩虩釋震字以笑言啞啞以下釋亨字葢人心常如震來之時虩虩然恐懼憂於先必樂於後便自有致福之理雖震驚百里時亦不失其所主之重也

彖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傳震自有亨之一无之字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啞一作啞

笑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本義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董氏曰致福云者見君子常以危為安也有則云者見君子不以怠忘敬也〇西溪李氏曰有則謂君子所履出處語默皆有常則不以恐懼而變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傳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建安丘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于中也驚遠懼邇甚言雷威之可畏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傳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有一以字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本義程子以為通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朱子曰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傳云出可以為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也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

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
言方始條暢須折開看方得○誠齋楊氏曰震雷能
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匕鬯以
祭則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物當是之時
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
之聞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中溪張氏曰出者
猶詩云明天子出矣即說卦帝出乎震之謂也曰主
者猶詩云百神爾主矣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
也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肆類于上
帝矣而劉備聞迅雷失匕箸者其可出為祭主乎○
隆山李氏曰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以太子而主器
是必以戒懼存心以威重為質而其德望素著足以
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為祭祀之主
豈不固宜作易者以乾為人君之象震為太子之象
庶幾其可見云○雲峯胡氏曰象本義能恐懼則致
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盡之矣堯舜巍巍蕩蕩事業

自兢兢業業致之人須臾不可不知戒懼出而主宗廟社稷者其可懼尤甚焉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洊在薦反

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脩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過驚懼之事皆當如是建安丘氏曰雨震相重故曰洊雷雷天威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脩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无懼爾恐懼省憂其變之來初震象脩省者思其變之彌洊震象○誠齋

楊氏曰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懼矣○瀘川毛氏曰恐懼者作於其心脩省者見於行事○西山真氏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詩云敬天之怒无敢戲豫敬天之渝无敢馳驅鄉黨所載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皆此意也○中溪張氏曰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脩德熒惑亦爲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脩省者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傳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

虩一作然

啞也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朱子曰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中溪張氏曰初恐懼虩虩而後笑言啞啞蓋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爻辭與卦彖辭同者以初九為成卦之主也以二體而觀初九九四俱為震動之主爻其餘四陰爻皆聞震雷而恐懼者也○平菴項氏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九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雲峯胡氏曰二陰一陽則一陽為主初九在内卦之内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乾坤之後為屯便以震之初爻為主故彖辭曰利貞利建侯周公之爻辭曰利居貞利建侯只加一居字至本卦彖辭言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而爻辭亦只加一後字蓋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為震之主者也彖之占曰亨爻之占曰吉一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傳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脩省不敢違于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臨川吳氏曰恐謂虩虩致福謂致笑言啞啞之福有則謂不以恐懼而失其常度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傳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

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貨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

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朱子曰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中溪張氏曰初九震之主也以九之剛威動而上奮孰禦之者而六二乃以至柔當其鋒岌岌乎殆哉○臨川吳氏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躋

易遠避可謂怯懦无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墜甑茀顧之達則當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用追尋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也○雲峯胡氏曰常人之情震驚則多喪失故喪七鬯喪貝每每言之二當初九動而方來其勢甚危大喪其貝事之危也躋于九陵地之危也其危如此二中正自守不以已即物始也有喪而不追其喪末也有得亦其數窮而自得之也或曰互艮有陵象九即初九躋于九陵二進在初之上也七日得既濟六二占同皆於六二言之者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正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傳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

乎臨川吳氏曰柔乘初剛迫近雷威故危○雲峯胡氏曰屯六二豫六五噬嗑六二困六三震六二皆言乘剛也惟困六三乘坎之中爻其餘皆乘震之初也皆不以吉稱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傳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一有中字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

本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雲峯胡氏曰二當震初之來雖有所喪戒以勿逐三去初遠而勉之以行何也六二中正自守三不中正故也故戒之曰與其懼而蘇蘇自失不若因其懼而能行以去不正處乎可以无眚耳○隆山李氏曰陽爻震物陰爻被震陰被震而不敢輕犯其鋒必須逃避而後復免故二則欲其躋于九陵三則欲其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傳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

正其能安乎臨川吴氏曰所居之位不當故宜行而去之

九四震遂泥泥乃計反

傳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閒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閒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

之意泥滯溺也雲峯胡氏曰初與四皆震之所以為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溺於陰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亨者初之剛當上達泥者四之剛不能達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中溪張氏曰九四亦震上之主爻以一陽陷於四陰之間不能自奮震遂泥矣雖則陽明亦未能光大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

苟不失中雖有危一有終字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一作艱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朱子曰六五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雲峯胡氏曰或曰二在初陽之上陽之來甚急必至於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溺於二陰之中或往或來而未定其來也猶緩故不特无喪而又且有事功

五得中所以如此○雙湖胡氏曰證以六二爻則五乘乎四往來正指四言蓋此爻實與二爻相似而相反二曰震來厲五曰震往來厲二曰億喪貝五曰億无喪有事所以相似者以重卦言之上卦之五實即下卦之二所以相反者二乘乎初初之來也有可畏之勢故其爻厲而有喪五乘乎四四旣下牽於柔來而復往以至遂泥則其震緩矣故其爻雖厲而无喪所以不同○中溪張氏曰四之震往來厲不如初震來厲之可畏而五之億无喪又異乎二之億喪貝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傳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

以无喪爲大也臨川吳氏曰上行下行皆危故曰危行有事者在固守其中柔中居剛爲大中故能有守而億无所喪也與六二之柔中居柔小而非大者不同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桑落反矍俱縛反

傳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

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一作見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為衆一作震動之首乃今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

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脩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人言語○進齋徐氏曰索索志氣不存之貌當震而懼氣索然也矍矍不定之貌氣索而目亦為之動也三行則无眚而上征則凶言不當行也躬謂上鄰謂五四震來勢緩不能及上故曰不于其躬僅能及五故曰于其鄰與三无應故婚媾有言○雲峯胡氏曰三蘇蘇神氣散緩上索索矍矍神氣无復存矣葢以陰柔處震懼之極故其行也必凶猶幸四震之來也緩上之懼不于其身之時而已懼於及五之際則庶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於婚媾之有言者近於五而无應於二也文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恐懼之貌亦於文義各有辨也六爻

惟初吉廬房喬曰震之初九諸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倡始逸豫所以貽凶也除上六征凶外皆无凶者皆有恐懼之福而无逸豫之凶也○縉雲馮氏曰六爻皆无凶者恐懼則為福泰侈則為禍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傳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之一作終有變義也本義中謂中心雲峯胡氏曰程傳曰

中道本義謂中心蓋六陰柔處震懼之極中心有所未安故見於外者如此○建安丘氏曰震動也以一

陽動于二陰之下也故震六爻以初四為主而四之震下牽二柔有互艮之體失其所以為震矣而全震之時用者獨在乎初故初震來虩虩而四震遂泥也其上四陰爻則皆為陽所震者二乘初剛不可犯也故震來厲億喪貝而三遠之則震蘇蘇而聲漸緩矣五乘四剛已无足畏故但震往來厲億无喪而上遠之則震索索然而无聲矣合二體觀之而重震之義明矣

☶☶ 艮下艮上

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

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旣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

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一无也字○或問伊川解艮其背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无所見无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无所止之處矣朱子曰這處无所見底意思濂溪也恁地說是他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又問伊川云内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

中之止否曰然〇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〇問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却无所守而為外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〇伊川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

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又曰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藺氏廷瑞曰艮六爻皆止艮其背不獲其身我不應人也行其庭不見其人人不應我也人我不交悔吝何從而生是以无咎○雙峯胡氏曰人以面前為身面後為背卦體似人背面而立是為艮其背不獲其身矣艮其背既不獲其身則行其庭亦不見其人矣若分二體言則艮其背不獲其身忘我也亦為人不見我之象以内體言行其庭不見其人忘人也是我不見人之象以外體言人我兩不相應何咎之有○鄭氏曰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臍有背面而立之象○兼山郭氏曰人之耳目鼻口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矣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葢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葢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

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朱子曰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略對○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无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无此身一般○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静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説則艮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傳先説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説便不是了行其庭即是輕説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艮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統一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此理○雲峯胡氏曰人身唯背不動此艮止象不獲其身内艮象不見其人外艮象四五兩爻在門闕之中行其庭象人之所當止者義理而已止其

所當止則唯知有義理不知有人我不獲其身理所當止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理所當行行而止也如是則其止其行可以无過矣文王彖震艮又自是一例震來虩虩以下三句只是發明虩虩之效驗艮其背以下三句亦只發明艮背之效驗唯本義為能發之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傳艮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静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動静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

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本義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輝光言之朱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為止也○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所為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於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

傳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程子曰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无欲无思也故可止口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

君臣止於義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其止萬物各止其所分无不定矣○艮其背止欲於无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勞者事各止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恐只當如此說艮其止便是艮其背經文或背字誤作止字或止字誤作背字或以止字解背字不可知○艮背之用固在止其

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傳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為艮其背止之義也相背為一作與一有同字

朱子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李氏曰艮之象兩人相背而行兩不相見故其爻為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平菴項氏曰卦象雖相敵情自相與唯艮則上下卦陰陽各正其性而无外求之情故有不相與之義

陽上而陰下一陽而統二陰皆天下之定理不可復加損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傳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本義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　進齋徐氏曰彖言艮其止即釋卦辭艮其背之義君子之止其所者猶北辰之居其所也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此於

止而知其所止也上下重艮皆以陰陽敵應而无相與之義彖辭先言艮其止然後曰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以此見止則不獲自見其身行則不見其人者是皆艮其背之效驗也○建安丘氏曰艮其背止也行其庭行也止而不獲其身不知有己也行而不見其人不知有人也无人无己唯見義理之當止所謂止其所也所者止之地也得其所而不止固為不知止不得其所而止又豈止其所之義哉又曰有止之時有止之所止之時如夫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止之所如大學之仁敬孝慈各得其分是也釋彖自艮止也而下言止之時自其止而下言止之所○雲峯胡氏曰不獲其身以下三句皆從背說背則自視不獲其身行於庭則不見其人本義所謂止而止行而止即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所謂內外之兩忘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複一作複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董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竝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中溪張氏曰君子觀艮止之象如山之寂然不動而罔敢越思故曰思不出其位○建安丘氏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有兩山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大學言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富貴素貧賤行貧賤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為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雲峯胡氏曰不出位身止也思不出位心止也亦兼山之象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

不失止（一作正）之道也本義以陰柔居艮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臨川吳氏曰初當下體之下象趾趾能行者也六陰畫能靜止於下而不行故曰艮其趾又曰位不當有咎也止而不行故无咎○涑水司馬氏曰君子於其所止不可不謹擇也止於永貞利於人焉○雲峯胡氏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於始猶不能止於終而況不能止於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其即上九之敦艮乎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

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臨川吳氏曰能止於下則位雖不當猶未至於失其正也

不止而行則失正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

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中溪張氏曰股動則腓動股止則腓止是動止之權不在腓也九三居下體之上爲艮之主二既不得以柔中之道而拯救九三過剛之失而亹亹隨之又豈其心之所欲哉故其心不快也○誠齋楊氏曰六二有艮其腓之象九三居艮體之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唱則陰和令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吾知六二不拯其隨也王曰好色而軻亦曰

太王好色王曰好貨而軻亦曰公劉好貨軻豈不拯其隨者哉軻之心則不快也況以九三而蹴居六二之上六二力不能拯不得已而隨之又豈其心之所快然亦未肯退而聽其上之輕動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可以察其跡而哀其心矣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唯隨也恐唯字未的當若不拯而唯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

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進齋徐氏曰二有中正之德宜止不動然艮主在剛故其隨在三三剛列夤不得止之宜二不能拯救其失故曰不拯其隨以二之中正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雲峯胡氏曰咸六二與艮六二皆象腓咸下體即艮也艮以三為主咸於二言腓三言隨隨二而動者也三為下卦之主不能自守而下隨於二故往吝艮於二言腓又言隨隨三而止者也三列夤不得止之宜而二陰柔不能救其所隨故其心不快雖然視咸之執其隨者有間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傳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本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雲峯胡氏曰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故厲薰心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引真反

傳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

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絶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其一作勢薰爍其中一有心字也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止於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

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瀘川毛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故為限人身榮衛流通則泰而无疾上痞下結則危矣○鄭氏剛中曰限上下體之際夤謂束帶之處夤馬融謂夾脊肉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夤則百體无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夤則憂危之厲安得不薰灼及其心也○沙隨程氏曰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危薰心○雲峯胡氏曰震所主在下初九下之最下者也九四雖亦震所主而溺於四柔之中有沉之象故不如初之吉艮所主在上上九上之最上者也九三雖亦艮所主然界乎四柔之中有限之象有列其夤之象故不如上之吉二曰其心不快三曰厲薰心蓋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絶物二陰柔隨三而不能拯之是徇物者也二本中正故其心猶

以為不快三過剛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絕是絕物者也三不中唯見其危厲薰心而已○進齋徐氏曰艮二柔爻也而曰我心不快艮三剛爻也而曰厲薰心何也蓋六二之柔為剛者所制故我心不快也九三之剛為柔者所限故厲薰心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傳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

雲峯胡氏曰震上六中未得動之極而心未安艮九三危薰心止之極而心亦未安

六四艮其身无咎

傳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

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魯齋許氏曰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胡氏曰自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為物遷故无咎○中溪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取象

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雲峯胡氏曰咸九四憧憧往來以心之動言此不言心而言身兼動靜言也身止則知心得其所止矣○楊氏曰六四居上體能自止其身而无咎者也然爻既曰身而象又曰躬者蓋身者伸也躬者屈也伸屈在我而不在物以六居四屈而不伸止而不行此君子知出處之大義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傳不能為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臣之位也白雲郭氏曰止諸躬者謂成己而已未能成物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傳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隂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一有之字義言之一无之字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一作其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一作故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本義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

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中溪張氏曰輔者頰輔也言之所由出也五以柔居尊而得中發則為絲綸之言故與其言未中倫孰若止其輔而不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其悔乃亡故咸上六曰咸其輔頰舌而夫子亦以滕口說為戒也○雲峯胡氏曰輔頰之兩傍骨背後可得而見者咸言其而故并見頰舌艮其背故止言輔初艮趾止其行也五艮輔止其言也能止其言者必能止其所行故悔亡○隆山李氏曰人所見於外者不過言行二者在下有腓趾以象其行在上有輔頰以象其言所以明艮之義則一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傳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

為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本義正字羨文叶韻可見誠齋楊氏曰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上九敦艮吉

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上字一无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

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本義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在艮山之極剛健篤實可謂敦厚於艮終者也故六爻之中唯此獨吉○建安丘氏曰艮以人身取象艮止體身動物也六爻自初之趾至五之輔皆圓於一體而未能盡止道之善僅止於无咎悔亡而已獨上九為成艮之主於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於至善者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其與悔亡无咎之辭異矣又曰艮者震之反也艮之三即震之四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若震四之陽則下連二陰為互艮之體失所以為震矣艮之用在上故艮陽最上者獨吉若艮三之陽則連上二陰為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為艮矣○雲峯胡氏曰咸艮皆以身取象咸言人前艮言人背艮其腓咸亦言腓腓雖在後而前亦可見也咸其輔艮亦言輔輔雖

在前而後亦可見也故咸得兼艮之腓而不得兼艮之限賁艮得兼咸之輔而不得兼咸之頰舌其取象可謂精矣上獨不言象何哉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為敦其占曰吉凡上爻除井鼎外鮮有吉者惟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厚於始可不厚於終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傳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雲峯胡氏曰震以下一爻為主故九四在上卦之下而未光不如在下卦之下者之致福艮以上一爻為主九三在下卦之上而薰心不如在上卦之上者之厚終

也非特艮上九為然賁上九上得志大畜上九道大行蠱上九志可則頤上九大有慶損上九大得志蒙上九上下順皆艮之以厚終者也○朱子曰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唯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剝之上九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小不利卦爻亦自好又曰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復卦靜中有動艮卦人是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

裏相似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順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艮就人身取象上一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又曰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二位○建安丘氏曰艮六爻以三上為主而九三連上二陰有坎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為艮止之義矣而全艮之時用者偶在乎上故上敦艮吉而三艮其限厲薰心也其下四陰爻則皆隨陽而止者五近上艮故艮其輔言有序四遠之則亦艮其身而无咎也二近下艮故艮其腓不拯其隨初遠之則但艮其趾未失正而已合二體觀之而重艮之義可識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九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張孝埜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九　　明　胡廣等　撰

☴☶ 艮下巽上

傳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為漸今人以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為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一有而字有因也其高有

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傳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一作有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

不以其序（一作漸）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一有利貞字）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

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葢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葢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本義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中溪張氏曰漸者進以序而不迫之義女巽也適人為歸故曰女歸以二體言艮男下於巽女亦為女歸之義故聖人取女歸以明漸進之象所以為吉然女歸固以漸為吉而其利尤在於得正也以中四爻而觀雖陰陽皆當位而三四相比非正應也唯二五相應為正故曰利貞○漢上朱氏曰女謂嫁曰歸自內而外也漸專以女歸為義葢禮義廉恥之

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歸也○白雲郭氏曰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為歸故女歸以漸為吉○臨川吳氏曰巽女在外將入而求歸艮男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傳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為大耳他進亦然本義之字疑衍或是漸字瀘川毛氏

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

進得位往有功也

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進而得正位三離下而為上遂得正位亦為進得位之義一有是往而有功也六字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傳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本義以卦變釋利

貞之意葢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楊氏曰聖人於漸以敘風化乎執此道仕進則无干祿慕位之恥无假塗捷徑之患以此而進則得位以此而往則有功

其位剛得中也

傳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本義以卦體言謂九五也中溪張氏

曰進以正可以正邦者家道正而天下定也非五居尊位剛而得中能如是乎

止而巽動不窮也

傳內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靜之象巽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一作至困窮也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東平劉氏曰夫物未有進而不上窮者動而不窮者惟漸為然止乎下而巽以行之是以動不窮也○中溪張氏曰艮止於內而巽以行之動而不暴則不至於困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傳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

朱子曰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而況於居賢德善俗乎居賢

德而以漸修而後至勤而後精此揚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而以漸期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雲峯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建安丘氏曰夫居德則忌而漸言居賢德何也蓋夫以潰決為義漸以積累為義故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一无漸字進

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一有所字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

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湄也鴻為水宿之物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建安丘氏曰當漸之始以水鳥而止于水湄其進不驟得漸之義矣○張子曰鴻漸之始出至于干鴻鵠之志非小小所量見其出陸爭欲危之且疑其所處之非君子信己而行義无咎也○雲峯胡氏曰三至四互坎故初有水涯之象艮少男故有小子象或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緩飛以俟之故為小子厲有言之象以占者則小子在下未可遽進而進鴻之幼者不若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傳雖小子以為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衎苦旦反

傳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

可知也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

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雲峯胡氏曰艮為石故有磐象互坎有飲食象鴻食則呼衆飲食衎衎和鳴二柔順而有應之象初始進於下未得所安二則自干進於磐未安者安矣初之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在初則無應在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中溪張氏曰凡禽鳥之食也俛而啄仰而四顧一或驚心則飛而去之今鴻漸而進由于干而處于磐之上高而不危飲食衎衎何其吉也二與五為正應進居大臣之位猶鴻漸于磐也安然飲食有衎衎和樂之意其吉可知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傳文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為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一无飲字）食而已素空也本義素飽如詩言素飡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臨川吳氏）曰詩可進而進非徒飽於飲食以自養而已○誠齋楊氏曰鴻自干而至于磐石之上則安而高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也食君之祿又豈素飡云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和衎之樂而已故傅說之志在中興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前方丈則得志不為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傳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一无則字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為之戒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

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禮一作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進齋徐氏曰夫謂三婦謂四與小畜同義三四位皆不中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征往也孕得陽也○鄭氏剛中曰三上无應而覬四四下无應而奔三三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雙湖胡氏曰當合卦爻辭觀之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辭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有歸艮男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相

應之位者為邪四女无歸三男之理也特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其謂始之意已可見於言外矣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朱子曰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中溪張氏曰三處艮體之上猶鴻自于干于磐而進至于高平之陸也○雲峯胡氏曰夫征不復者三悅四之陰往不以事也婦孕不育者四從三之陽合不以正也其凶也宜

矣爻因象言女歸之吉故又以此發明為夫婦之所以凶者以為戒也然以九三之剛而比六四之柔則為夫婦不正之象九三倘能以其剛而遏六四之柔則又自有禦寇之象也或曰鴈羣不亂止則相保亦有禦寇象○進齋徐氏曰此爻占凶凡皆不利唯利禦寇謂情好相比可濟患難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離力智反

傳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羣類為可醜也卦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離其羣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

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朱子曰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恊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一作漸于木也木漸高矣一无矣字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

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横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于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

雲峯胡氏曰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也以一陽畫衡于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木木雖高非鴻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

○臨川吳氏曰鴻水鳥而乘風以飛下卦艮止而有坎水故下三爻之象曰干曰磐曰陸皆鴻之漸進而止于水際者也上卦巽為風為高故上三爻之象曰木曰陵曰逵皆鴻之漸進而飛于風中者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傳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傳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為正應而中

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為耳久其能勝乎本義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沙隨程氏曰二五當位非三所能抗終莫之勝是以吉也○開封耿氏曰剛上柔下

是以物終莫之勝○中溪張氏曰鴻漸于陵陵為高阜下視于磐于陸則于陵為最高此人君處九五位

之象也況五與二為正應則二乃五之婦二漸進以歸於五也雖三欲塞之四欲間之歷三歲而不孕然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應必得遂其室家之願彼不中不正者終莫能奪而勝之宜其吉也卦以巽為女艮為男而交以五為夫二為婦者蓋以二五陰陽相應而言取義不同此其所以為變易也○雲峯胡氏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為婦正也三與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者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為夫婦婦雖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其漸者也故吉周公於三五二爻言婦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傳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

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臨川吳氏曰中正相應乃二五所願其合雖遲終得其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傳安定胡公以陸為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逵逵通達無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他時則為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

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本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毛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其占為如是則吉也鄭氏剛中曰鳥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取其𦏁鷺取其白鴻取其知時取其羽以為儀則則君子進退去就之義亦孰得而亂之可觀以為法矣○建安丘氏曰上九居漸之極猶鴻自江干漸進于此而雲飛也羽乃鴻所用以進者而其進莫不有漸可以為儀也賢達之人進

處高潔不累於位非外物之所能屈其心而亂其志斯亦足以為天下之儀表矣何吉如之○雲峯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大抵无位者多无用上九猶賢達之高致其用可以為法雖高而无位然不為无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自子午以東為陽子午以西為陰由艮達巽子午以東陽氣之地也立春以後鴻鴈來故六爻皆係以鴻鴻鴈隨陽之鳥也然龍為陽物乾至上則亢漸至上則吉何也乾以六陽之極故過高而亢漸三陰三陽之進有序故致高而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傳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

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為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本義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雲峯胡氏曰本義獨釋二與上兩爻象傳蓋以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建安丘氏曰六爻皆以鴻為象鴻水鳥也初言于干進之始也二言于磐則進于干矣三言于陸則又進于磐矣至四于木五于陵則鴻之漸愈高而无可進之地故以鴻飛為象言逵者以其在天位之外也然漸卦以女歸為義故中四爻有夫婦之象五與二應夫婦之正配也故以婦三歳不孕終莫之勝為象三與四比夫

婦之配匹也故以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爲象蓋夫婦之交亦當以漸夫苟患正配之難合而樂配匹之易從則亦失漸之義矣

䷵ 兌下震上

傳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

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一无女字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

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歸妹爲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爲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爲歸妹也

雙湖胡氏曰漸以長女歸少男歸嫁也長女嫁少男而歸之也主六四一

爻言故曰女歸女之歸男則女自内而外也歸妹以長男歸少女歸取也長男取少女而來歸也主九四

一爻言故曰歸妹男之歸女則女自外而内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傳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

占征凶而无所利也丹陽都氏曰男女之相從正則吉而中爻之才剛柔雜居非所謂正如是而有行非禮法之所容也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而六爻之才柔上剛下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非室家之宜也故无攸利○雲峯胡氏曰彖辭唯臨與井言凶否與剝言不利言凶者未嘗言不利言不利者未嘗言凶歸妹既曰征凶又无攸利何也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恣情肆欲何所不至故六十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聖人著之以為世戒也然隨亦動而說者而曰元亨利貞何也易以内卦為貞隨貞震此動而彼說歸妹貞兌女說而男動故不同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傳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

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傳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本義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朱子曰兩終字伊川說未安○雙湖胡氏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反其辭也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為九四坤六

四爻乾而為六三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兌為少女豈非女之終乎震為長男豈非男之始乎是歸妹人之終始也○中溪張氏曰女子之嫁子道終於此母道始於此

說以動所歸妹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朱子曰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征凶位不當也

傳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

動安有不失正者

无攸利柔乘剛也

傳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一无此字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

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一有征字〉凶也本義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嵩山晁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為无攸利也○進齋徐氏曰位不當則紊男女内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雙湖胡氏曰當合隨卦觀之隨與歸妹兑震易位者也動而說為隨此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得男女之正故元亨利貞說以動為歸妹則是陰反先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失男女之正故征凶无攸利柔乘剛柔謂三五剛謂二四皆陰陽失位也○雲峯胡氏曰

漸歸妹相反在三四兩爻漸之六自三之四為進得位歸妹之六自四之三為位不當漸自三至五皆得位之正歸妹自二至五皆不得位漸止而巽其動也不窮歸妹說以動其征也必凶漸以九五為剛得中歸妹六五亦柔得中也不書抑陰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乘剛則書亦抑陰也漸之女歸亦天地之大義而人之終始亦不書止而巽者其常也說以動者非常也象傳之意若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本非凶也本无所謂不利也惟陰之說而陽動焉所以征凶所以无攸利也故抑之又抑之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傳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為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

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

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

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建安丘氏曰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而升女子從人之象也永終知敝謂婚姻之道欲其永遠而有終也必預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於失身敗德不能永其終者多矣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是也而原其所以則由奔誘而為夫婦徇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向使於說動之時而為永終知敝之戒則无此失矣○中溪張氏曰物生必有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久必有敝有以知之則不敝然永之非艱而知之唯難苟能知其敝斯可以永其終而君子偕老矣○雲峯胡氏曰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嚮晦宴息取其止也

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敝戒其動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傳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

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蘭氏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節齋蔡氏曰无應不行故跛居位當而近二故能履適三而媵五得娣之正故征吉○隆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進齋徐氏曰三爻同處于下有娣從之象○雲峯胡氏曰卦辭征凶初爻之辭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也凶即此一爻論初以剛居剛是女子而有賢正之德者故征吉然為女而在下无應非正也媵也為媵雖賢正僅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所行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如此而占吉以有德故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傳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賢一作堅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本義恒謂有常久之德

建安丘氏曰卦辭言歸妹征凶者蓋歸妹以說而動故征則凶也初九歸妹以娣反言征吉者蓋初九以常德承君故征則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傳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一作貞）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一作之）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一无此五字）利言宜於如是之貞（一无貞字）之非不足而為之戒也本義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

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誠齋楊氏曰諸爻言歸妹二獨不言者以二下卦之尊即妹之身也幽人賢德之稱言少妹之幽貞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渝皆陽剛中正之德也○厚齋馮氏曰二以其陽明居兌體故以眇能視爲象剛中而位陰故以利幽人之貞爲占言有望於君而未偶守正於內而未行宜固守其正者也

○雙湖胡氏曰九二以陽爻居陰位又爲兌體而居下卦之中故有幽人之象以其不正故又戒之以利貞○雲峯胡氏曰初曰跛能履此曰眇能視承初而言也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上有正應則非初

之婦矣在婦則不能有行非婦而亦眇能視何也九二剛中而上應六五陰柔不正是女之賢而不遇其夫如豐之六二文明而上應六五之柔暗臣之賢而不遇其君者也故豐曰日中見斗此曰眇能視其見其視由於彼而不由於此也履亦下兌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刺之也此分言於初二憫之也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以近於三故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二獨以剛中自守履之三武人為于大君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為君子之幽貞歸妹之三反歸以娣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為女子之幽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傳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媟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馮氏曰守其幽靜之

正以奉承乎五可謂賢矣幽女德也未變女德之常也世之悍婦庸奴其夫者由有才而不知道也○建安丘氏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復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釋象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為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上一作剛行不順也為說之

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進齋徐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者无應宜待而急於從人不得為人配而反歸為娣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此哉○漢上朱氏曰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陸震云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則須賤女可知○雲峯

胡氏曰初九居下娣也六三居下之上非娣也陰柔而不中正又爲兌說之主无德之女也无德之女人无取之者故本宜須而反歸以娣也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六三无德象所謂征凶无攸利不言可知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傳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建安丘氏曰六三陰柔不正而上无正應无受之者故以須而從二然二剛中而應五小君之貴也而已乘之如此則是以卑賤之妾驕而上僭其爲二所棄必矣在三不若反歸于下如初之爲以娣媵之禮事之則爲當位而无驕僭之患象言未當者以六居三柔乘剛賤陵貴皆未當之

義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傳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也一有以字无應故為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

有待也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節初齋氏曰九四正歸妹者也而曰歸妹愆期剛德柔而能從容俟時以全其妹之正者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故家語云霜降多婚冰泮殺止震則冰泮矣而猶曰遲歸有時非愆期乎○隆山李氏曰三四雖无應而震兌終相合故曰遲歸有時○雲峯胡氏曰六三九四皆失位无應三以其无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娣四雖无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正爲无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爲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傳所以愆愆期者由巳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傳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

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朱子曰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

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亦是啓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月幾望是説陰盛○丹陽都氏曰月者至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言女君之謙盛而未盈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節初齊氏曰袂衣袖君小君堯降二女于嬀汭而後世一稱湘君一稱夫人嫡例為君而餘皆媵也○雲峯胡氏曰娣以容飾為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帝之女而下嫁者也而不盛其服飾德之盛无以加于此矣故又取月幾望之象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本義於二與四皆以女之賢稱於初則曰在女則為賢正之德於五則曰女德之盛无以加此其旨深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傳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雲峯胡氏曰本義於漸獨釋二與上之象於歸妹獨釋初與五之象歸妹漸之反漸之上以无應為高尚之賢歸妹之初以无應為賢正之娣漸之二為臣志不在於溫飽即歸妹之五為君德不在於飾本義謂二有恒久之德五有中德之貴提出兩德字真

足為女之説以動者戒矣士大夫之輕動當如何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苦圭反

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葅歜一作醓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祭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

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絶矣一无矣字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中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隆山李氏曰三上二爻皆陰不能相合為夫婦故止以士女稱之古者婦助祭必有筐筥蘋蘩之類而諸侯卿大夫躬割牲所以重宗廟之祀盡繼承之道今三上无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祀无主矣○雲峯胡氏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為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為約婚而

无終蓋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上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於兌之陰則一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傳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絶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　董氏曰象不及刲羊无血者卦爲歸妹說也○建安丘氏曰震長男也兌少女也以少女從長男歸妹之象也合六爻論之五言帝乙于歸妹之上則歸妹之主也二與五應居內卦之中而不言歸妹者則正妹之身也初三乃妹之娣媵皆稱娣于歸妹之下初在二下即娣之以吉相承于妹者三在二上

即娣之以賤而蹤居於貴者二以少女之身幽靜之節體陰而性陽質柔而德剛皆常德之不可變者其妹之賢者乎而五以帝乙之賢居柔履謙而歸其妹以德禮為光華而不以衣服為容飾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初以陽明安分為美三以柔邪上僭為嫌二又能不矜其才自遜其美何吉如之在九四為二五正應之間則言歸妹之愆期上陰柔處一卦之極則泛言夫婦之无終而不言歸妹

䷶ 離下震上

傳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一无能字

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庚白反

傳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一作患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本義豐大也以明而

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朱子曰須是王者不在乎日之未中而在乎日之既中也明動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也保此道者其唯中乎○童溪王氏曰六五以柔居尊位而屬震體有震動憂驚之象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又勉之以宜日中○雙湖胡氏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復豐亨之會故不能无憂重煩聖人致戒致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雲峯胡

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漢上朱氏曰豐大之時所宜憂

氏曰卦辭稱王者三渙萃曰王假有廟豐曰王假之假至也唯王者為能至此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斯可矣泰晉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當極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深切之辭非謂无憂也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傳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朱子曰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

王假之尚大也

傳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朱子曰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傳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本義釋卦辭或問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朱子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若於此之時當如捧盤水戰兢自持方无傾側滿溢之患若纔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傳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誡也日中盛極

則當是昳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朱子曰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處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

閒且須是兢兢如捧盤水方得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人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宜政閒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都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不能違也○問鬼神者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迹矣而復言鬼神何邪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瀘川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可戒○西溪李氏曰極弊大壞之形常出於豐亨豫大之後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理也雖天地如之人與鬼神安得而違也卦言宜日中故贊發此意而為玩治者之戒○雲峯胡氏曰盈虛消息唯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幾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幾天地鬼神乾卦從

唯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持盈豐則自盈必至於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此本義所謂不可過乎中者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折之舌反

傳雷電皆至明震竝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一作其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

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本義取其威照竝行之象

或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一同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説極好○節齋蔡氏曰折獄離明象致刑震懼象震者陽破陰刑者君子所以懼小人○雲峯胡氏曰折獄象電之照致刑象雷之威照竝行象雷電皆至○蘭氏廷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致者自此而致之於彼○中溪張氏曰君

子體電之明可以折斷獄情體雷之威可以致用刑殺苟威至而明不至則片言何以折獄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威明皆至而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亨一作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一无初字九明之初九一无九字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

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有一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剛字舟則吳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本義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

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或問動非明則无所之明非動則无所用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㝠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節齋蔡氏曰初四爻皆剛則相敵理勢之常也唯豐盛之時事物至多其明易惑故以剛明同德而相遇雖均无咎往有尚謂應四也○雲峯胡氏曰初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者陰虛歉然方賴在下之助不知有其豐也凡卦爻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當離體之初四在震體之初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或曰離納己震納庚至己十日為旬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一作心以從事若懷先一作先懷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建安丘氏曰兩剛相遇勢已均等不可復過矣過則偏勝之患生是有災也初爻位俱陽德盛於四倘或過旬能无災乎○雲峯胡氏曰需九三致寇至而象曰敬慎不敗也本義以為

占外之占豐初九曰雖旬无咎而象曰過旬災也本義以為爻辭外意蓋旬則配而與之均過旬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人之心可乎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一作乃)才不足(一有耳字)既其應之才(一无才字)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

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乎上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一作而）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一作喪明）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

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

一无意字

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

也虚中有孚之象涑水司馬氏曰六二處下而在内以隂居隂如蔀屋幽暗不見知於人也故往得疑疾君子居中守正久幽不變人將信之然後可以發其蔀而行其志也○厚齋馮氏曰離日方中而隂蔽其上此豐之蔀也○李氏曰居中守正人臣之盛位卦體為離而處震下為掩覆之象○雲峯胡氏曰日中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凡言往者多自下而進上初之往上而從四也初以陽居陽而四又陽故往有尚二之往上而從五也二以隂居隂而五又隂故往得疑疾然二有居隂從隂之象固足以致疾有離明中虚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辭兩及之豐其蔀外也有孚發若内也外有疑内有孚孚疑之反也發蔀之反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傳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苟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一作昏暗有可發之道也

中溪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暗而異其心一於孚信終可以感發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沫作昧 巳大反

傳沛字古本有作斾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斾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

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一有是字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

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為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本義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三與上應上柔暗極甚於二四所見益小故取見沫為象折毁也右肱謂上也前為右右肱人之所用而最便者三欲用上之切如右肱也上暗益甚失其所應如折其右肱无所賴矣○雲峯胡氏曰蔽愈大則見愈小沛之蔽甚於蔀故沫之見甚於斗三剛正又居明之極可以有為上幽暗不足以有為故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傳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隂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中溪張氏曰九三豐其沛則不可以出任大事至於斷折其右肱則雖有左在而隻其手亦終不可以有所用也如此則无所措手又何所歸咎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傳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隂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

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一作德又有同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為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益非陽剛中正不

能致天下之豐也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或問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也是如此○進齋徐氏曰夷主謂四與初皆剛同德相應故初以四為配主四以初為夷主也○雙湖胡氏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東谷鄭氏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建安丘氏曰六五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覿均也故皆曰豐蔀見斗夷等夷也初四皆剛故曰夷處豐盛之時四以剛明之才上承暗主欲有所發則己亦侵陰明不足也故不若資人以同往初剛在下而離體至明之才上與己應可以助己四若資之以輔五則侍蔽

之主可開而豐盛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

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一作非以闇而不能致豐一有乎字

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傳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臨川吳氏曰豐蔀見斗之象六二爻辭已有象傳不於六二釋之而於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為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傳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為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傳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

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本義賢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進齋徐氏曰來謂來之也以六五柔中之君而能來六二中正之臣資其開導之益則有慶且有譽矣此二五

同德相照得處豐之道故吉○臨川吳氏曰陰下從陽是庸愚從賢智既有福慶歸於已而人有名譽聞於人有慶有譽所以吉也○建安丘氏曰二之應五未信則不可往往則反召其疑唯積誠以感之而後五之蔽可開故曰有孚發若吉四之比五无助則不可行行則未必見信唯求初九同德之賢以助已而後五之昏可輔故曰遇其夷主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六五陰暗在上處豐之時本无慶譽以在下有二四剛明之臣可以輔已上若屈意下之資人之明以爲明則不唯有慶有譽而且得吉也此暗主用臣之訓也○雲峯胡氏曰四爻稱豐皆无善道初與五不言豐獨爲可尚三爻稱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稱日中蓋宜日中无蔽也自二之五則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此本義從程傳謂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真得聖人作易之旨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闃苦鶪反

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

當位如上一无上字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隂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絶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葢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本義以隂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路氏純中曰居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高故

曰豐其屋體陰柔之質而材蔽於暗故曰蔀其家无剛明之才以用下而且窮大以失其居焉九三雖應於下彼孰肯為之應哉此所以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覿也○誠齋楊氏曰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不過欲豐乎已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適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於室麋鹿遊於臺矣豈復覿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沙隨程氏曰六五以謙接物故雖九三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雲峯胡氏曰六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反暗故蔀其家動極必靜故闚其戶闃其无人闃靜也卦辭曰勿憂宜日中二下卦之中日中之象五上卦之中日中之位初與四未及乎中三與上已過乎中者也

況上又處豐之極其凶宜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傳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絶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本義藏謂障蔽之張子曰處上之極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得闊○凡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曾得九四上六爻文義又與三爻不同○童溪王氏曰自藏則非人之遠已乃已遠人也○雲峯胡氏曰離與明夷上六相似以皆暗之極但彼之暗足以傷人至於自殞厥

命此之暗柢自障蔽耳○建安丘氏曰豐大也以卦
體言則明動相資而成豐然卦以豐名而爻象反多
戒辭者雜卦曰豐多故是也六五為豐盛之主其諸
爻皆從五者也五以柔居君位而言來章者乃來二
四剛明之臣也四比五而二應五以五之暗也故二
四皆有豐蔀見斗之象二言有孚發若者發乎五也
四言遇其夷主者欲得初以共輔乎五也初去五最
遠不能自致則遇四之配主而同往焉此四爻所以
吉也獨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
上處豐盛之極障蔽之甚亦卒至自蔀其家而闃其
无人也豐其可恃乎哉○節齋蔡氏曰豐大也又曰
多故極天下事物之多難於盡見也惟以剛遇剛以
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无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
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也初與四皆剛也故有配主
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有豐蔀見斗
之象二與五皆柔也故有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

乘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過乘故三折右肱而上至於三歲不覿也

䷷艮下離上

傳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臨川王氏曰入而麗乎內所以為家人出而麗乎外所以為旅○吳氏應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

轍環孟子之歴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旅小亨旅貞吉

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本義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茍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平菴項氏曰旅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可以小

亨不可以大用旅貞吉者旅於貞則吉不貞則凶乃處旅之道也○中溪張氏曰以卦變言則旅自否來六本居三今往居五而麗於外猶人失其所居而容於外乃旅之象也凡人處旅本无大通之理羈旅而亨者雖大亦小也所貴者守正則吉爾○雲峯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義也山上之火去其所止而不處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豐為大則旅為小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大小道无不在大亨固利於貞慎不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貞也道果可須臾離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

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一作能處旅之道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旅之人交於強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惟於止知其所止无私交无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己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雲峯胡氏曰以卦體釋小亨以卦德釋旅貞吉

進齋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爲

柔而不順乎剛則不亨止而不麗乎明則不正

旅之時義大矣哉

傳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本義旅之時為難處李氏曰適旅之時動得其宜其義大矣○雲峯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為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傳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

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本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朱子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廬川毛氏曰君子觀象而用刑則取其火以為明取其止以為慎取其旅以不留獄○建安丘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於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獄也明象火之燭物慎象山之静止○中溪張氏曰明則无遁情慎則无濫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雲峯胡氏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建安丘氏曰初以陰柔而在下是卑賤之人處旅不得志而困窮者也不務遠大而局於瑣屑此其所以自取災殃也○雲峯胡氏曰旅而居下其道途負販之旅乎柔弱卑賤其鄙固

宜而以為斯其所取災葢為旅之賤者而瑣細取災如此富商巨賈葢可知也象之意可以旁通又不特為旅言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志意窮廹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臨川吳氏曰柔而居下其志猥陋故曰窮○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初六有馬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

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

德故其象占如此童溪王氏曰次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旅即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懷其資則其所畜也有其用得童僕則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人有其人旅道何脩而得此哉蓋以六居二之為正故也○雲峯胡氏曰旅貴卑巽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兼之二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旅之甚安而且裕者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即次懷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戒之惟旅中不能无賴乎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乎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傳羇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

尤悔矣中溪張氏曰六二居位得中旅即次也上承九三之剛懷其資也下乘初六之柔得童僕也人之處旅有次可安有資可用又有童僕之忠貞者可託雖在旅寓之中終无悔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息浪反象同

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焚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一作者危厲之道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 建安丘氏曰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雲峯胡氏曰九三因六二取象二柔順中正故即次三過剛不中又近離故焚其次二居中乘柔故得童僕貞三過剛則无徒又下之柔巳爲二所得故喪其童僕是雖於爻爲貞於旅則爲厲也○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傳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危也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雲峯胡氏曰柔而得中旅之道也九三過剛不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居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在上之道如此義亦當喪也兩象辭本相對說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傳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

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爲五所與爲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爲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爲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本義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朱子曰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

資斧在巽上説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无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雲峯胡氏曰旅以行為義處而不行非旅之亨也雖勝三之焚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得其資斧雖勝三之喪童僕視二之懷其資得童僕者有間矣三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也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猶為能用柔而下於人者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進齋徐氏曰才剛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按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黄鉞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云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資齊音同誤作資○雙湖胡氏曰徐氏或曰之説即語錄有做齊斧説之義又按資與二象同斧即離為兵象亦互兑金在巽木上象離兑在四上所以得也若巽上九喪其資斧亦有離兑巽象然皆在上爻下所以喪也合兩卦論取象甚明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傳四以近君為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中溪張氏曰九四雖在近君之地而處于羇旅之中此其所以未得位也縱得其資斧之利而以剛居柔未得盡行其志故我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食亦反

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

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

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去解析得他○雲峯胡氏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位終以譽命本義謂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者為旅人言也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六五則所亡者少而有所得者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傳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

上字一无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本義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朱子曰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雲峯胡氏曰五君位在上者也爻曰上逮而本義以其譽命聞於上者何哉不以君位處五者人君无旅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傳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

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宜安矣巢鳥所安止上一字有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節初齊氏曰離為科上槁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莆陽張氏曰火有聲有笑號之象離

為飛鳥為牝牛○雙湖胡氏曰旅人恐指占者只就上說為有情本義驕謂先笑不順謂喪牛皆致凶之道也○林氏栗曰三與上應皆以剛居上无相與之情故三焚其次上焚其巢三承九四之離為他人所焚也上焚其巢自焚也三焚其次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可行之資今也巢焚牛喪欲歸則无其所欲行則无其資凶斯致矣○雲峯胡氏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後笑親寡旅也故先笑後號咷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於道上九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喪牛于易之象以内卦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瑣瑣之災三過乎中故有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中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剛必自折在内在外皆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傳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潘氏曰羇旅之極居高用剛始意甚快其如終何焚巢喪牛終凶而泣也于易者禍生於所忽而莫之察也○東谷鄭氏曰以易而喪其順是罔聞知也○建安丘氏曰雜卦云親寡旅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

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僕上焚巢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無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惟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懷資而得僕五亦終有譽命之榮也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唯六二乎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九